

日本的家庭圖書館

松岡京子 撰
鄭 娟 譯

星期六的下午，約過了一點鐘的光景，在東京一條寧靜的街道上，有個騎着腳踏車的男孩。他在一個住屋前面下了車，同時從腳踏車的籃子裏拿了幾本書，匆匆的在門口消失了。幾分鐘之後，由另一個方向來了一個女孩，她的小妹妹緊跟在她後邊走。兩個人手中提着裝書的袋子，也走進那屋子裏去了。漸漸地，更多的孩子走進那屋子裏去，同時由那扇打開了的窗子，你還可以聽到孩子們活潑談笑聲。

這是一棟很普通的住宅，和其他在街上的房子並沒兩樣。但是，如果你走近一點，你會注意到在這房子的大門口掛着一個顏色鮮明的招牌。上面畫着一個抱着書的小女孩，下邊寫着幾個小字：

「松果文館。開放時間：每星期六下午一時至五時。」

這是所謂的家庭圖書館，這種形式的圖書館，目前在日本相當普遍。家庭圖書館是一種設在私人裏的小圖書館，它是專門爲了鄰近的孩子們的需要而辦的。雖然松果文館不敢算是典型的家庭圖書館，我還是將它描述一下，使大家對這種圖書館的模樣及管理的方法有個瞭解。

如果你跟孩子們走進屋裏去的話，你會發現身在一個鋪着地毯的小房間，這個房間就在進門的右邊。這就是圖書館，或者說得更確切些，這就是每星期六變成圖書館的房間。在其他的時候，它是我的書房，而我則是「住在裏面的圖書館員」。我的書桌每星期成爲借書臺一次。

房間的兩面牆放滿書架，架上約有一千三百冊的兒童圖書，這些書根據非常簡單的分類法排列着。雖然其中有一套兒童用的百科全書和一兩冊參考書，這裏的書可說完全是娛樂性的讀物。它包括各種不

同年紀的讀物。

自願經營

包括我自己，這裏一共有三個人照料圖書館。如果我算是館長的話，其他兩個年青的女孩就算是我的助理。兩個女孩中的一個是某教育研究機構的秘書，另外一個是圖書館學校的學生。她們對兒童圖書都有興趣，而且她們是志願幫忙的。在這小小的圖書館裏，我們三個人分擔着各種工作——從回答孩子們的疑難到修補破舊的圖書。

孩子們並不以圖書館員來稱呼我們，而叫我們「圖書館的姊姊」。我們三人中，有一個覺得自己年紀大些，不好意思再被稱為姊姊，孩子們便改稱她「阿姨」。有時大家太吵了，而被她責罵時，大家便稱呼她為「圖書館的老師」。我們常請媽媽來幫忙，孩子們叫她「圖書館的婆婆」，還有父親雖然不會參與圖書館工作，當他每天到附近公園去工作時，孩子們見了他，也迎着他叫「圖書館的公公」。

幾個大書架，一張桌子及三個大姊姊同在這個房間時，這間十二尺四方的房間已經沒剩下什麼空間了。然而孩子們還是想法子舒舒服服的坐着，或甚至於躺着。你可以看到一個小男孩正安安靜靜地站在圖書架前，慢慢地挑選着想帶回家去看的書（孩子們通常一次准許帶三本書回家）。你還會聽到兩個女孩正在爭吵着誰該第一個借出一本新到的書。那邊有一個五歲的小孩正熱烈的談着前幾天有個訪問他們幼稚園的警察如何告訴他們不要在交叉路口上亂跑。一個咯咯笑的男孩正跑到另一個姊姊那兒去和她分享書中有的一段。房裏的氣氛，正像家一樣，孩子們都覺得十分自在。

故事時間

房子裏漸漸地顯得忙碌擁擠起來，直到兩點正的時候最嚴重。兩點正是我說故事時間的開始。這個時候，孩子們被領到樓上一個榻榻米的房裏去。通常每次約有十五到二十個小孩津津有味地享受這半小時的節目。大半時候，由我負責講故事，但其他兩位姊姊也正在學習說故事的技巧，她們似乎很喜歡與我共同分擔任務。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這節目是特別給學齡前的兒童享受的。節目包括有圖書畫的朗誦，唱歌或根據書中故事做遊戲。在這個特別的節目裏，我們只有極少的聽眾。但他們都很熱心。

在這個節目裏我們主要的是講各地的民間故事。在松果文館裏聽眾最喜歡聽的是小小婦人 (Teeny Tiny) 和萬王之王 (Master of Masters) (註1)。有一個小孩每次要求講故事時總是說：「讓我們聽有爆管和爆竹的那個故事吧！」。最令人興奮的是許願和說完故事吹熄燭火的遊戲，就像當年我在伊詩克普瑞特免費圖書館 (Enoch Pratt Free Library) 裏工作時一樣。當故事時間一過，大半的孩子都心滿意足回家了。有幾個蛙書蟲則留下來看書，也有幾個上高中的女孩子喜歡在這裏聊天直到關門的時間到了才離開。

幾乎每星期都有人帶着他們的小朋友來，並對我們介紹說：「這是我的朋友，她(他)也想加入圖書館會員。」對我們來說，這還是嚐試的階段，雖然希望能多收點會員，但由於空間及開放時間的限制，看來想再多服務一些孩子是做不到的了。從兩年前開館以來，我們的會員簿上已經有兩百六十三個孩子了。到目前為止，大約有八十個小孩因種種不同的原因，已不再到圖書館來了。差不多有一百八十個小孩仍舊常來看書，其中三分之一幾乎每星期都到。我們以前曾決定過，到我們圖書館員不能記住所有

孩子的名字時，我們就得停止招收新會員。現在已經到了這種情形了，所以目前有三十個孩子的名子留在遞補者名單上。

我沒有爲圖書館做過任何宣傳。當圖書館開放的第一天，我請了幾位住在附近的小朋友來，這是我做過的唯一的宣傳。以後，別的孩子都是從幾位小朋友那兒得到消息而來的。毫無疑問的，有些蛀書蟲是憑感覺來的，正如蜜蜂能發現蜂蜜一樣。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一個家庭圖書館因爲缺乏孩童問津而關門的。相反的，多數圖書館都因爲擁有過多的讀者而大感煩惱。

松果圖書館是開放給每個住在附近的孩童使用的。我們訂下的唯一要求是孩子們必須答應小心照料圖書，並且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還書。既然我們不收會費，孩子們一點也不要花錢，除非因爲越期而收到罰款通知（一次日幣十圓）。至於圖書館的費用則由我全數負擔。很幸運的，我常常從出版商那兒得到免費的書籍，而且更幸運的是我能够負擔得起其他的費用。在別的家庭圖書館則往往每人每月收費二十到五十圓，以便購買書籍文具。

聽說有很多類似的家庭圖書館遍及全國各地。由於它是私人性質的事業，確實的存在數目和真正的經營情形很難獲知。幾個月前，兒童圖書館研究會已經從暹調查這種家庭圖書館的實況。結果至今還未發表。

這些家庭圖書館各有不同。譬如有的有特爲裝放圖書的房間，有的則將書放在大廳的進口處或者甚至放在家裏的起居室。譬如藏書量不同——有的圖書館藏書是超過兩千冊，有的則不及百冊。更重要的是他們所藏的書的素質不同。有些圖書館的藏書是經過熟悉兒童讀物的人的小心選擇，有些則不然。最壞的情形是特用舊了的及不用的書收集在一起。又譬如開放時間的不同——大多數家庭圖書館每星期只開放星期六下午，但也有開放時間長些的，甚至也有每天開放的。譬如服務的對象不同——有的僅限學

齡前的兒童使用，有的則甚至連高中學生也可以利用。又譬如經費來源不同——有些收會費來維持，有些則完全免費供給閱覽。

經營的方法也有不同。有些是完全由自家人負責的家庭圖書館。有的則是合營的——由一羣有志於此類圖書館的人共同管理。這種合營式圖書館在集體住宅區裏，常常可以看到母親們在住宅區的中心區共同租一起房間來建立這種圖書館。有不少幼稚園也設有圖書館，專供他們的校友使用。

教會、各社區及婦人俱樂部也將這種工作當做他們的活動之一。在這種情形下，已經不被再稱之為家庭圖書館。因此這類圖書館就被稱為兒童圖書館或社區圖書館。

為什麼這種專為孩童而設的小圖書館會在日本形成？原因很多，諸如一般人對兒童讀物漸感興趣以及青少年讀物的逐漸增多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忘了石井小姐對這種圖書館的影響力。事實上我們談到這種圖書館就不得不提起她的名字。

石井桃子是聞名的日本兒童讀物作家兼翻譯家。將熊、鷺鼠、蝦蟆介紹給日本兒童的就是她。她還寫了芳子的娃娃節和好些其他的書。除了身為作者兼譯者外，她還是東京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青少年讀物編輯。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間，她旅行歐美各國，調查青少年讀物出刊情形及圖書館對兒童服務的情形。

在她所訪問過的國家裏，她了解到兒童圖書館對促進良好的兒童讀物的出版，提高青少年讀物的素質，以及促進兒童的閱讀興趣有很大的功能。當她在日本工作的幾年間，她一直認為在兒童讀者和出版商之間應該有種良好的連繫方法。她知道除非有這種連繫存在，否則我們無法期望真正的好書。在她訪問過的國家裏，兒童圖書館在過去五十年間而成為兩者之間的媒介，它的成果可由這些國家所出版的書看出。

桂文館

她深深地感到兒童圖書館有存在的必要。在這種圖書館裏她可以觀察當「兒童和圖書被共同放置在一個自由自在的氣氛下，將會有什麼樣的成果。」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她首先在自己的家中開設了一個小小圖書館。圖書館取名為桂文館，這是依她院中的大桂樹而命名的。雖然這種將私人圖書開放給少年人閱覽的設想並不是源於石井小姐，可是她的桂文館却比其他兒童圖書館出色。這是因為她對兒童和圖書有深切的瞭解，加上她清楚的知道兒童圖書館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一九六五年她出版一本書，書名是「兒童圖書館」，在書中她試着將她在自己的圖書館裏所得到的經驗分享給大家。這本書是使得關懷青少年讀者的人士更加熱心，而且趨使相當多的人去建立家庭圖書館。人們爲這種新型的圖書館大感興奮而且輕率的開始建立圖書館的情形，並不能使石井小姐樂觀。她澈底的瞭解這種計劃對一個普通公民來說，負擔實在太重。她最初著書的本意並不在鼓勵大家去建立一個像桂文館一樣的家庭圖書館。她只是想使大家知道讓孩子們自由地接近好書是多重要的事，並且指出出版商、作家以及選擇兒童讀者的人是多重要。

有些人或許要問：「爲什麼石井小姐要花這麼大的精力獨自去經營圖書館？她爲什麼不到公共圖書館去照料孩子們？是否日本沒有公共圖書館？爲什麼人們不督促政府多建些公共圖書館，而偏要自己去開設這種小圖書館呢？」這些問題都問得很好，但却不易回答。我也常常自問：「目前日本兒童圖書館的情形常被拿來和早前美國的情形相比。但是海汶斯 (Hewins) 小姐和摩爾 (Moore) 小姐能够利用公共圖書館來成立良好的兒童圖書部門。多倫多的史密斯 (Smith) 小姐和海頓的科威爾 (Colwell) 小姐 (註二) 也同樣成功。爲什麼在日本就做不到呢？」

日本的公共圖書館

我並不認爲這種家庭圖書館會成爲兒童圖書館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力量。總之它是極私人化且不穩當的事業。小小的事情像主人生病就能輕易地將它關門了。除此之外，並不是所有私人圖書館都有好的藏書和好的管理的。就像前面所提的，缺乏統一性是這種家庭圖書館的自然現象。人們當初因好意和熱心而設立圖書館，但他們對兒童圖書並沒有多少知識和了解，是常有的事。要想好好的經營的話，開設這種家庭圖書館是需要極大的自我犧牲的。不用說，這種供應兒童良好讀物的工作應該由公共圖書館去關心而且應該由公家提出費用來。所以我相信公共圖書館必然是解決問題的最終辦法。然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家庭圖書館仍有它存在的價值。這種家庭圖書館是有它獨特的貢獻的。

第一點，公共圖書館在日本還不很普遍，而且也沒有在最近能够大量擴充的跡象。然而孩子們不斷的成長，他們即刻需要書。根據一九六七年的統計，日本共有八百十四個公共圖書館（這些圖書館各自獨立，不成系統）。其中三百二十六個有兒童圖書室。就拿我自己的住區來說，這兒有一個地方圖書館和一個分館共同對超過三萬五千的人口服務。從我家到圖書館要坐十五分鐘公共汽車，再加上十分鐘的旅程。對許多兒童來說公共圖書館實在太遠，他們根本到不了。在我們松果文館的一個小男孩十分同憐一個小女孩，當他知道她的家將搬到一個沒有圖書館的地方去，他嘆息着說：「哦！可憐的。」接着他突然熱熱的望着我，問道：「如果我也搬到一個像那樣的地方，妳可以郵寄書本給我嗎？」可見家庭圖書館還是需要！

兒童圖書館員的缺乏

第二點，如果許我下這樣大膽的評論的話，我認爲我們很難期望從目前的公共圖書館得到優良的服務。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的公共圖書館裏沒有受過訓練的兒童圖書館員。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不能做到布魯得立克 (Broderick) 小姐 (註二) 所說的「把自己的地位當做社區的領導者」。

我們有圖書館學校，也有圖書館員資格規定，但是圖書館員在日本還不是一種專門職業。這就是說，圖書館員也像其他公務人員一樣是被政府雇用的。有些對圖書館工作不感興趣，也不喜歡兒童讀物的人，却被派到兒童圖書室服務。即使這些人中有些是樂意爲兒童服務的，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還是希望升遷到別的部門去。而且大家都知道任何公職人員是不能在同一職位過久的。不久以前，在東京有一個相當活躍的兒童圖書館員突然被調到健康保險部門服務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怎能期望兒童圖書館員俱有相當的圖書館學知識和技能呢？

各個圖書館對自己在社區裏所應有的職份的看法可由它的藏書反應出來。這裏的圖書館往往不清楚自己應扮演的角色。我們的公共圖書館館員總是爲他們服務着廣大的人羣，所以圖書館選擇書籍方面可以不用過份講求，這一來藏書的特色是「平凡而齊全」，劣等和平庸的書也跟優秀的作品一起排列在書架上。一個經過適當選擇的藏書可以促進良好的閱讀習慣。我們希望圖書館能澈底實施這種選擇藏書的功能。關於這點，我們的公共圖書館並沒有給我們適當的服務。我想這就是爲什麼讀過石井小姐的書的人去建立家庭圖書館，而不去請求政府建立公共圖書館的原因之一。

個人的接觸

第三點，我認爲家庭圖書館的小型規模和公共圖書館的大規模相比，還是有它的好處。不少的外國人，包括美國的兒童圖書館員，在訪問我們的家庭圖書館之後，都被這種設想所吸引。起初我對他們這

種感覺感到奇怪，因為家庭圖書館只不過是公共圖書館的一個替身而已。但是不久，我就瞭解到他們大概是對家庭圖書館的愉快的氣氛和孩子們與「館員」之間的親密關係有着深刻的印象。我在大的公共圖書館也有過工作經驗，我注意到孩子們在家庭圖書館要比在巨大的鋼筋水泥建的公共圖書館裏更覺得自在。在家庭圖書館裏，孩子們可以受到更多的照顧，同時因為孩童和「館員」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接近，我們館員也能從孩子們身上學習到東西。在松果文館裏，我就學到不少事，尤其是關於學齡前的兒童的閱讀情形。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對兒童的學習情形做極好仔細的觀察。事實上，這種像在自己家裏一樣的自由的氣氛以及孩童與館員的親密關係是家庭圖書館獨特的現象。

家庭圖書館可能沒什麼力量，也可能沒什麼效率。然而對這些在這兒發現閱讀興趣的孩子來說，這地方却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美好部份。我們開放家庭圖書館的人倒是希望，當他們長大之後，能記住在他們年青時這種圖書館對他們意義的重大。我們希望家庭圖書館的廣設，能使公共圖書館更努力往前發展。我希望我們在家庭圖書館所得到的知識和經驗，對將來日本公共圖書館的進步有所幫助。

(譯自 Top of the News 第26卷2冊 p. 158-170)

註一：Teeny Tiny, Master of all masters 是英國民間故事，作者是 Joseph Jacobs. Teeny Tiny 適合講給八歲以前的孩童聽，Master of all Masters 則適合八歲至十歲年紀的孩子。

註二：Caroline Hewins (1846-1926) 著有 Books for the young, Books for boys and girls 等，她是第一個出版有助兒童藏書選擇的書目的入。

Anne Moore (1871-1961) 著有 My roads to childhood, The three owls 等。
Irene Smith (1903-) 是加拿大的兒童談物作家及圖書館員。著有 A history of the Newberry and Caldecott, Down the road with Johnny 等。

Eileen Colwell 是英國的兒童圖書館員，著有 How I became a librarian 等。

註三：Dorothy M. Broderick 著有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work in public library.